

Cry Me A Sad River 郭敬明 著  
悲伤 逆流成河

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Cry Me A Sad River  
悲伤逆流成河

郭敬明

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雅天香

CS-960007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伤逆流成河 / 郭敬明著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5  
ISBN 978-7-5404-7547-5

I. ①悲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1939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授权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青春文学

BEISHANG NILIU CHENG HE

# 悲伤逆流成河

作 者: 郭敬明  
出 版 人: 刘清华  
出 品 人: 郭敬明  
项目总监: 痕 痕  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  
监 制: 赵 萌 刘 舜  
特约策划: 卡 卡 董 鑫  
特约编辑: 卡 卡 张明慧  
营销编辑: 李 素 杨 帆  
装帧设计: ZUI Factor (zui@zuifactor.com)  
设 计 师: Fredie.L  
内页设计: 曹 欣  
封面摄影: Fredie.L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 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  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  
字 数: 279千字  
印 张: 9.5  
版 次: 2016年5月第1版  
印 次: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547-5  
定 价: 33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 |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 | 010-59320018

楔子	—	001
第一回	—	003
第二回	—	029
第三回	—	051
第四回	—	077
第五回	—	097
第六回	—	119
第七回	—	139
第八回	—	157

目录

Contents

第九回	— 175
第十回	— 193
第十一回	— 209
第十二回	— 225
最终回	— 243
番外篇	— 245
读后感	— 275
后记	— 279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



你曾经有梦见过这样无边无际的月光下的水域吗？

无声起伏的黑色的巨浪，在地平线上爆发出沉默的力量。

就这样，从仅仅打湿脚底，到盖住脚背，漫过小腿，一步一步地，走向寒冷寂静的深渊。

你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吗？

在很遥远，又很贴近的地方响起来。

像是有细小的虫子飞进了耳孔。在耳腔里嗡嗡地振翅。

突突地跳动在太阳穴上的声音。

视界里拉动出长线的模糊的白色光点。

又是什么。

漫长的时光像是一条黑暗潮湿的闷热洞穴。

青春如同悬在头顶上面的点滴瓶。一滴一滴地流逝干净。

而窗外依然是阳光灿烂的晴朗世界。

就是这样了吧。

# 悲伤逆流成河 —— 第一回

某些现在勉强可以回忆起来的事情，开始在苍白寂寥的冬天。

这样的日子。

眼睛里蒙着的断层是只能看到咫尺的未来。



弄堂里弥漫起来的晨雾，被渐渐亮起来的灯光照射出一团一团黄晕来。还没有亮透的清晨，在冷蓝色的天空上面，依然可以看见一些残留的星光。气温在这几天飞快地下降了。

呵气成霜。

冰冻三尺。

记忆里停留着遥远阳光下的晴朗世界。

“齐铭把牛奶带上。”刚准备拉开门，母亲就从客厅里追出来，手上拿着一袋刚刚在电饭煲里蒸热的袋装牛奶，腾腾地冒着热气，“哦哟，你们男孩子要多喝牛奶晓得，特别是你们高一的男孩子，不喝怎么行。”说完拉开齐铭背后的书包拉链，一把塞进去。因为个子比儿子矮上一大截，所以母亲还踉了踉脚。塞完牛奶，母亲捏了捏齐铭的胳膊，又开始叨念着：“哦哟，大冬天的就穿这么一点啊，这怎么行，男孩子嘛哪能只讲究帅气的啦？”

“好啦好啦。”齐铭低低应了一声，然后拉开门，“妈，我上课要迟到了。”

浓重的雾气朝屋里涌。

头顶是深冬里飘荡着的白寥寥的天光。

还是早上很早，光线来不及照穿整条冗长的弄堂。弄堂两边堆放着的箱子、锅以及垃圾桶，都只能在雾气里浮出一圈浅浅的灰色轮廓来。

齐铭关上了门，连同母亲的唠叨一起关在了里面。只来得及隐约听到半句“放学后早点……”，冬天的寒气就隔绝了一切。

齐铭提了提书包带子，哈出口白气，耸耸肩，朝弄堂口走去。

刚走两步，就看见跟着冲出家门的易遥，险些撞上。齐铭刚想张口问声早，就听到门里传出来的女人的尖嗓门：

“赶赶赶，你赶着去投胎啊你，你怎么不去死！赔钱货！”

易遥抬起头，正好对上齐铭稍稍有些尴尬的脸。易遥沉默的脸在冬天早晨微薄的光线里看不出表情。

在齐铭的记忆里，易遥和自己对视时的表情，像是一整个世纪般长短的慢镜。

03

“又和你妈吵架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算了别提了。”易遥揉着胳膊上的瘀青，那是昨天被她妈掐的，“你知道我妈那人，就是神经病，我懒得理她。”

“……嗯。你没事吧？”

“嗯。没事。”

深冬的清晨。整个弄堂都还是一片安静。像是被浓雾浸泡着，没有一丁点声响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所有的大人都不用上班。高中的学生奉行着不成文的规定，星期六一定要补课。所以，一整条弄堂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不急不慢地行走着。

齐铭突然想起什么，放下一边的肩带，把书包顺向胸前，拿出牛奶，塞到易遥手里：“给。”

易遥吸了下鼻子，伸手接了过去。

两个人走向光亮的弄堂口，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浓雾里。

该怎么去形容自己所在的世界。

头顶是交错而过的天线，分割着不明不暗的天空。云很低很低地浮动在狭长的天空上。铅灰色的断云，沿弄堂投下深浅交替的光影。

每天放学上学，经过的一定是这样一条像是时间长廊般狭窄的走道。头上是每家人挂出来的衣服，梅雨季节会永远都晒不干，却还是依然晒着。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不要从挂着的女人裤子下面走过去，很晦气。

弄堂两边堆着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日益吞噬着本来就不大的空间。

共用的厨房里，每日都在发生着争吵。

“哦哟，你怎么用我们家的水啦？”

被发现的人也只能装傻尴尬地笑笑，说句“不好意思用错了用错了”。

潮湿的地面和墙。

小小的窗户。光线弱得几乎看不见。窗帘拉向一边，照进更多的光，让家里显得稍微亮堂一点。

就是这样的世界。

自己生活了十六年。心安理得地生活着，很知足，也很舒服。如同贴身的棉毛衫，不昂贵，可是却有凉凉的依赖感。尽管这是让男生在冬天里看起来非常不帅的衣服，但一到秋天，哪怕气温都还是可以热得人发晕，母亲也会早早地准备好，唠叨着自己，赶快穿上。

就是这样生活了十六年的世界。不过也快要结束了。

四年前父亲辞去单位的职位，下海经商。现在已经是一个大饭店的老板。每天客来客往，生意红火异常，已经得意到可以在接到订座电话的时候骄傲地说“对不起，本店不接受预订”了。

新买的房子在高档的小区。高层住宅，有漂亮的江景。

只等夏天交房，就可以离开这个逼仄而潮湿的弄堂。甚至是可以用得上“逃

离”这个词了。像是把陷在泥泞里的脚整个拔起来。

母亲活在这种因为等待而变得日益骄傲起来的氛围里。与邻居的闲聊往往最后都会走向“哎呀搬了之后我这风湿腿应该就好很多了，这房子，真是太潮湿了，蛇虫百脚的”或者“我看你们也搬掉算了”。

这样的对话往往引来的都是羡慕的恭维，以及最后都会再补一句：“你真是幸福死来。不但老公会赚钞票，儿子也争气，哪回不考第一啊。哪像我们家那小棺材，哦哟。”

这个时候，齐铭都只是远远地听着，坐在窗前算习题，偶尔抬起头，看到母亲被包围在一群烫着过时髻发的女人中间，一张脸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得意。

其实有好几次，齐铭在回家的路上，都会听到三言两语的议论，比如：

“齐家那个女人我看快得意死她了，早晚摔下来，疼死她。”

“我看也是，男人有了钱都变坏，你别看她现在嚣张，以后说不定每天被她老公打得鼻青脸肿。”

“倒是她儿子，真的是算她上辈子积德。”

“听说刚进学校就拿了个全国数学比赛一等奖哎。”

就是这样的世界，每天每天，像抽丝般地，缠绕成一个透明的茧。虚荣与嫉妒所筑就的心脏容器里，被日益地灌注进黏稠的墨汁。

发臭了。

齐铭每天经过这样一条狭长的弄堂。

05

路过易遥家的时候，会看到她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。

她妈林华凤每天下午都坐在门口嗑瓜子，或者翻报纸。

齐铭从厨房窗口把笔记本递进去：“给，帮你抄好了。”

易遥抬起头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说：“谢谢，不过我现在手脏，你给

我妈吧。”

齐铭将笔记本递给易遥她妈时，她母亲每次都是拿过去，然后朝房间里一扔。齐铭听到房间里“啪”的一声掉在地上的声音。

往前再走两步，就是自己的家。

钥匙还没插进孔里，母亲就会立刻开门，接下自己的书包，拉着自己赶快去吃饭。

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差不多会听到隔壁传来易遥“妈，饭做好了”的声音。

有段时间每天吃饭的时候，电视台在放台湾的连续剧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，听说是根据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改编的，母亲每次吃饭的时候就会一边吃一边长吁短叹，沉浸在被无私的母爱感动的世界。那段时间，母亲总是会擦一擦眼角几乎看不见的泪水，然后告诉齐铭母亲的伟大。

齐铭总是沉默地吃饭，偶尔应一声。

就像是横亘在血管里的棉絮，阻碍着血液的流动。“都快凝结成血块了”，心里是这样满满当当的压抑感。总觉得有一天会从血管里探出一根刺来，扎出皮肤，暴露在空气里。

每当母亲装腔作势地擦一次眼泪，血管里就多刺痛一点。

也只是稍微有一点这样的念头，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坦然地面对自己对母亲的嫌恶。这是违反伦常和道德的。所以这样的念头也只是偶尔如气泡从心底冒出来，然后瞬间就消失在水面上，“啪”地破裂。一丁点的水花。

不像是易遥。

易遥的恨是赤裸而又直接的。

十三岁的时候，偶尔的一次聊天。

齐铭说：“我妈是老师，总是爱说道理，很烦。你妈妈是做什么的？”

易遥回过头，说：“你说林华凤啊，她是个妓女，是个很烂的女人。我恨她。

可我有时候还是很爱她。”

易遥十三岁的脸，平静地曝晒在夏日的阳光下，皮肤透明的质感，几乎要看见红色的毛细血管。

我恨她。可我有时候还是很爱她。

妓女。烂女人。这些字眼在十三岁的那一年夏天，潮水般地覆盖住年轻的生命。

像是在齐铭十三岁的的心脏里，撒下了一大把荆棘的种子。

吃完饭，齐铭站起来刚要收碗，母亲大呼小叫地制止他，叫他赶紧进房间温书，说：“你怎么能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。”说实在的，齐铭顶不喜欢母亲这样大呼小叫。

他放下筷子，从沙发上提起书包，朝自己房间走去。临进门，回头的罅隙里，看见母亲心满意足的表情，收拾着剩饭剩菜，朝厨房走。

刚关上门，隔壁传来易遥的声音。

“妈，你到底要不要吃？”

“你管我吃不吃！”

“你要不吃的話就别让我做得这么辛苦……”

还没说完，就传来盘子摔到地上的声音。

“你辛苦？！你做个饭就辛苦？你当自己是千金小姐大家闺秀啊？”

“你最好别摔盘子。”易遥的声音听不出语气，“摔了还得买，家里没那么多钱。”

“你和我谈钱？！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钱！……”

齐铭起身关了窗户，后面的话就听不清楚了，只能听到女人尖厉的声音，持续地爆发着。过了一会儿对面厨房的灯亮起来。昏黄的灯下是易遥的背影。齐铭重新打开窗，听见对面厨房传来的哗哗的水声。

过了很久，又是一声盘子摔碎的声音。

不知道是谁摔了盘子。

齐铭拧亮写字台上的台灯,用笔在演算纸上飞速地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。  
密密麻麻的。填满在心里。  
就像填满一整张演算纸。没有一丝的空隙。  
像要喘不过气来。

对面低低地传过来一声“你怎么不早点去死啊你”。  
一切又归于安静。

06

拥有两个端点的是线段。  
拥有一个端点的是射线。  
直线没有端点。

齐铭和易遥就像是同一个端点放出去的线,却朝向了不同的方向。于是越来越远。越来越远。

每一天,都变得和前一天更加地不一样。生命被书写成潦草和工整两个版本。  
再被时间刷得褪去颜色。难以辨认。

十二岁之前的生命都像是凝聚成那一个相同的点。

在同样逼仄狭长的弄堂里成长。在同一年戴上红领巾。喜欢在晚饭的时候看机器猫。那个时候齐铭的家庭依然是普通的家庭。父亲也没有赚够两百万去买一套高档的公寓。阳光都用同样的角度照射着昏暗中蓬勃的生命。

而在十二岁那一年,生命朝着两个方向,发出迅速的射线。

齐铭的记忆里,那年夏天的一个黄昏,易遥的父亲拖着口沉重的箱子离开这个弄堂。走的时候他蹲下来抱着易遥,齐铭趴在窗户上,看到她父亲眼眶里滚出的热泪。

十三岁的时候,他听到易遥说,我的妈妈是个妓女。她是个很烂的女人。

每一个生命都像是一颗饱满而甜美的果实。只是有些生命被太早地耗损，露出里面皱而坚硬的果核。

07

像个皱而坚硬的果核。

易遥躺在黑暗里。这样想道。

窗外是冬天凛冽的寒气。灰蒙蒙的天空上浮动着大朵大朵铅灰色沉重的云。月光照不透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哪儿来的月光。

只是对面齐铭的灯还在亮着罢了。

自己的窗帘被他窗户透出来的黄色灯光照出一圈毛茸茸的光晕来。他应该还在看书，身边也应该放着杯热咖啡或者奶茶。兴许还有刚煮好的一碗馄饨。

终究是和自己不一样的人。

十七岁的齐铭，有着年轻到几乎要发出光芒来的脸。白衬衣和黑色制服里，是日渐挺拔的骨架和肌肉。男生的十七岁，像是听得到长个子时咔嚓的声音。

全校第一名的成绩。班长。市短跑比赛在前一天摔伤脚的情况下第二名。普通家庭，可是却也马上要搬离这个弄堂，住进可以看见江景的高档小区。

规矩地穿着学校的制服，从来不染发，不打耳洞，不会像其他男生一样因为耍帅而在制服里面不穿衬衣改穿T恤。

喜欢生物。还有欧洲文艺史。

进学校开始就收到各个年级的学姐学妹的情书。可是无论收到多少封，每一次，都还是可以令他脸红。

而自己呢？

用那个略显恶毒的母亲的话来说，就是“阴气重”“死气沉沉”“你再闷在家你就闷出一身虫子来了”。



而就是这样的自己，却在每一天早上的弄堂里，遇见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齐铭。

然后一起走向涌进光线的弄堂口。

走向光线来源的入口。

这多像一个悲伤的隐喻。

08

易遥坐在马桶上。心里凉成一片。

有多少个星期没来了？三个星期，还是快一个月了？

说不出的恐惧，让她把手捏得骨节发白。直到门外响起了母亲粗暴的敲门声，她才赶快穿上裤子，打开门。

不出所料地，听到母亲说：“关上门这么久，你是想死在里面吗你！”

“如果能死了倒真好了。”易遥心里回答着。

食堂里总是挤满了人。

齐铭端着饭盒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两个人的位子，于是对着远处的易遥招手，叫她坐过来。

吃饭的时候易遥一直吃得很慢。齐铭好几次转过头去看她，她都只是拿着筷子不动，盯着饭盒像是里面要长出花来，齐铭好几次无奈地用筷子敲敲她饭盒的边缘，她才回过神来轻轻笑笑。

一直吃到食堂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易遥和齐铭才吃完离开。

食堂后面的洗手槽也没人了。

水龙头一字排开。零星地滴着水。

齐铭挽起袖子，把饭盒接到水龙头下面，刚一拧开，就觉得冰冷刺骨，不